

陕西发现秦王级大墓
墓主或为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
秦始皇陵为啥不能挖



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南跑道旁，一座沉睡了近2300年的战国秦陵被考古学家“破了案”。9月18日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赵汗青告诉记者，墓里虽然没有出土直接证明身份的文物，但通过类型学分组加排除法，一步步把墓主锁定为秦始皇的“奶奶”华阳太后。找到了“奶奶”华阳太后，人们自然又想起了她的“孙儿”嬴政。近日，话题“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”又冲上热搜。

据此前央视报道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曾表示：“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，我们要对天地、对自然、对祖宗有敬畏之心；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，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，了解里面的东西，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两千年的老人，我出自内心的说法，以后也不要动。”吴永琪的这番话，引发的讨论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围。其实，真正值得追问的，不是“能不能挖”，而是“该不该挖”。而这，恰恰是一个社会文明成熟度的试金石。



 [新闻特写]

陕西发现
秦王级大墓
墓主或为秦始皇
嫡祖母华阳太后

2018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，对项目用地内文保单位“恭陵”开展勘探，确认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“亚”字形大墓。2022年，考古人员对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，并进行了补充勘探，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。因该陵位于原上召窑村范围内，故定名为“上召窑秦陵”。

本次发掘出土器物258件(组)，质地包括陶、铜、铁、铅、玉等。对陪葬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显示，其年代为公元前389年至前208年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赵汗青说，综合墓葬形制、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，上召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，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。

据了解，这一区域此前已发现周陵镇、严家沟、司家庄三座秦陵园，上召窑秦陵是该区域第四座秦陵园。它与司家庄秦陵陵园形制、布局高度相近，年代或大体相当，墓主之间或联系紧密。结合史料与战国秦陵埋葬制度，研究人员推测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。

华阳太后是秦孝文王的王后。秦始皇的父亲嬴异人早年在赵国做人质，靠吕不韦运作，认华阳太后为嫡母，才得以回国继位。所以对嬴异人来说，华阳太后是法定的母亲；他的生母是夏姬，即后来独葬杜东的夏太后。史料记载华阳太后与孝文王是“会葬”寿陵，可能不是埋进同一个坟，而是各有各的陵园，紧挨着。司家庄与上召窑相距仅2.3公里，各自独立，恰好对上。

“这只是现在的一个学术观点，不是最后定论。”赵汗青特意强调。

本版文据西安日报、新华社、央视等

 新闻链接

秦始皇陵
水银来源被找到

9月20日，话题词#秦始皇陵水银来源被找到#冲上热搜，引发网友热议。

据报道，秦始皇陵中有大量水银，那么水银究竟从何而来？此前陕西旬阳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认定石庙沟、川堂坪、郭家湾三处先秦两汉时期遗址，均与朱砂的开采、加工利用和转运有关。朱砂是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的天然矿石，水银的化学成分为汞，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揭开秦始皇陵水银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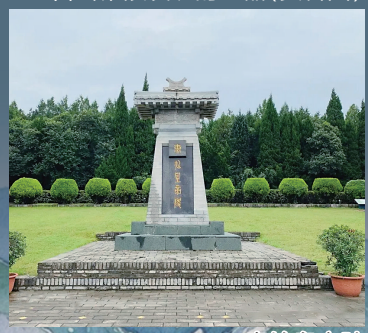
据了解，旬阳县境内汞资源丰富，采矿和炼矿历史悠久。旬阳青铜沟的水银大概占到中国版图内水银含量的20%，而旬阳离秦陵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。



秦始皇陵兵马俑坑(资料图)



召窑秦陵发现的玉器(资料图)



秦始皇帝陵

两千年前的那道“请勿打扰”

要理解“不挖”的合理性，得先理解这座陵墓本身“拒绝被了解”的姿态。

依据考古勘探成果，秦陵工程自公元前246年嬴政即位开工，前后历时三十七八年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留下了关于地宫最著名的记载：“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以人鱼膏为烛，度不灭者久之。”千百年来，人们把这当作司马迁的文学想象。

然而，1981年和2002年，专家团队先后两次对秦始皇陵进行土壤汞含量测量，发现封土核心区12000平方米范围存在强烈汞异常，汞含量高出周边土壤70余倍，印证了史书“水银江河”并非文学想象，地宫大体结构保存完整，外围有厚重石砌宫墙，配套复杂的阻水排水体系，维系着地下密闭、低氧的埋藏环境。

这一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“史书记载被证实”。它同时揭示了两千年前的防盗设计，以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最有效的拒绝。

热搜评论区里，很多网友抱有浪漫想象：打开地宫，就能够亲眼见证“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”的地下王国，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、竹简典籍。这也是长期以来民间支持发掘的主要动因，甚至有观点认为，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，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。

可是，兵马俑坑的发掘已提供了一个残酷的预演。陶俑身上原本色彩鲜艳的彩绘，与空气接触后迅速剥落。连陶制品的彩绘都难以保全，丝绸、竹简、漆器、帛书这些有机质文物一旦破土，后果只会更加不堪设想。

而考古勘探显示，地宫墓室东西长约80米、南北宽约50米、高15米，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，深埋于地下约35米。要完整发掘这样的空间，需要搭建跨径500米以上的保护大棚，而封土本身一旦揭开，秦始皇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面景观，与骊山、渭水之间那种恢宏的空间关系将永远消失。

这意味着，发掘不仅可能毁掉地宫中的文物，还可能会先毁掉这座陵墓最直观、最具震撼力的一面。

一个不可重复的教训

“不主动发掘帝王陵”这条铁律，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它的背后，有一道至今未愈的伤痕。

1956年，在郭沫若、吴晗等人的力主之下，明定陵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座官方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。打开地宫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被震撼了。新华社报道记录了当时的场景：万历皇帝棺槨中的罗纱织锦“图案很漂亮，大多是用金线织

的，时间经过了三百年，有的还金光闪闪”。

据报道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站在现场，内心复杂，既被精美文物深深震撼，同时也忧心怎么保护。他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。“出土的龙袍等丝织品挖出来的时候鲜艳夺目，跟新的一样，但很快就变了颜色，都碳化了”。

这并非全部。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珍贵文物中，大量丝织品因保护不当而褪色、变脆，留下黑斑。而明朝的丝绸技艺已失传，这些损坏的丝织品意味着某些古代工艺可能永远无法复原。

这次惨痛教训直接促成我国确立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”的文物工作方针：保存完好、没有被盗、没有地质灾害威胁的帝王陵寝，绝不进行主动发掘；只在墓葬遭遇盗掘、塌方、洪水等险情时，才开展抢救性发掘。

1997年，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：“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”。从那时至今，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。

考古不是“开箱寻宝”

“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”能冲上热搜，本身就说明，大众对考古的认知，与考古学的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鸿沟。

现实中，一些影视作品和短视频习惯以“开箱寻宝”的戏剧化视角演绎考古工作，放大发掘瞬间的视觉冲击，却弱化了文物保护背后的科学性与复杂性。在这种叙事框架下，“不挖”很容易被误读为“能力不足”或“保守”，而实际上，它恰恰是一种更高层面的理性选择。

早在1987年，秦始皇陵就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不仅是一项法律义务，更是一种文明承诺。不过，“不发掘”绝不等于“不研究”。

技术在进步，但对文物不可逆损害的风险认知也在同步加深。地宫的复杂程度，远超人们今天的想象。今人对地宫内部的了解仍然很有限，远未到可以自信地说“准备好了”的程度。

考古伦理的核心，是“保护为主”而非“发掘为先”。文明遗产属于全民族，属于子孙后代。吴永琪说得意味深长：“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。所以，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，这个过程比得到更好。”这不是修辞，而是一种深刻的价值判断：文明的厚度，恰恰体现在某些东西不急于被“得到”。

秦始皇陵不挖的合理性，归根结底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文明问题。秦始皇陵的保护史，本身就是一部文明认知的进化史，标志着人们终于从“掘冢取宝”的野蛮，走到了“存疑不挖”的文明。



秦始皇陵(资料图)